

访严子陵钓台不遇

■张秀玲

那几天选择包吃包住的桐庐芦茨村民宿，除了纯粹放松，一是看看被文字滋养千年的富春江，二是瞻仰迁客骚人笔下的严子陵钓台，一石三鸟，何乐而不为。

欣赏过上游的新安江，领略过下游的钱塘江，竟未涉足被誉为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中游富春江，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。或许世间有些相遇犹如朝圣宫殿，须迈过层层台阶，大自然也无例外。“风烟俱净，天山共色”，吴均《与朱元思书》笔下的富春江，耳熟能详。“他的故乡，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，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。这一条江水，发源安徽，贯流全浙，江形曲折，风景常新，唐朝有一个诗人赞这条江水说‘一川如画’。”郁达夫借小说《沉沦》表达他对富春江的感受，令人心驰神往。机缘瓜熟蒂落，是见面的时候了。

那几天，阴雨绵绵，躺平休闲心安理得。房间得天独厚，足不出户，就能坐享风景，抬眼，窗外碧绿的富春江支流，尽收眼底。雨声时而磅礴时而淅沥，一任阶前，听雨到天暗。

第二天，骤雨初歇，便迫不及待奔赴念兹在兹的严子陵钓台。上了车，司机告诉我，去年启动景区改造，至今还没开放呢。心有不甘，追问怎么可以看到呢？司机说，坐游船，也只能远远看几眼。没有更好办法，而游船可近距离欣赏富春江，也算一举两得。

游船码头在龙门湾。而龙门湾一带，素有小山峡之誉，也是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主要取景地。江水温婉碧绿，夹岸高山皆生寒树，天山共色，心旷神怡。不久，船上导游指向右侧，那就是严子陵钓台。钓台依山傍水，一块白色巨大照壁横亘江边，黑色篆书“严子陵钓台天下第一观”依稀可

见。左边是牌坊，通过相机，可以看到匾额上题写的“山高水长”。导游补充道，牌坊后面也有一块照壁，正面为《严子陵钓台文》，背面是一幅石雕山水画，节选自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。景区内还有严先生祠、天下第十九泉、华东第一碑林等景点。这些景点虽然不能目睹，但能耳闻，略胜于无，也心满意足。

最后导游遥指山顶一处岩石说，那是钓台，严子陵隐居钓鱼的地方。他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同窗，也是好友，刘秀即位后，多次聘请他，即使被封为“谏议大夫”也不为所动，退居富春山，隐姓埋名，终日 and 山水为伴，钓鱼为生。这种不汲汲于名利的高风亮节，备受后人称誉，也吸引了诸多诗人来此对话。

这些佳话，在龙门湾游船处的云峰烟雨阁，有专门介绍。一楼迎面而立的电子屏幕别具一格：一条蜿蜒曲折的富春江，沿岸站着严子陵、方干、范仲淹、李白、谢灵运、陆游，个个玉树临风。画面将历代诗人和富春江的关联具象化，让人一目了然。他们或漂泊在此，或仕途坎坷，是富春江的山水治愈了他们，他们也赠富春江以诗文。特别是范仲淹，被贬到睦州（现在建德，当时辖境包括桐庐），桐庐的山水和人文底蕴，让他心中百结疏朗，他在《和葛阁寺丞接花歌》中所言：“我无一事逮古人，谪官却得神仙境。”兴之所至，写下了《萧洒桐庐郡十绝》，这十首诗，都以“萧洒桐庐郡”开头。而严子陵更是他的精神导师，任职期间，他修建了严子陵钓台，并为他写了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高度评价他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，后来他登岳阳楼的先忧后乐思想，也许萌生于此。

百香果

■李浙平

慈居楼下二哥画室外的大花盆里，那株百香果，今年又结了果实，比往年都多。

这株百香果，是二哥从友人鲍君处取来的，有好几年了。当初植在大花盆里，树干只有一尺来高，很不起眼。江南的天气，四季阳光充沛，春秋雨水多，夏日炎热，冬季极少有冰冻。这样的气候，适宜百香果的生长。这株百香果不用施肥，不久就生出细枝。无数的细枝仿佛有灵性，都朝墙壁方向突突往上长，仿佛它知道户外才有阳光雨露，然后贴墙向左右延伸，却不会钻入一旁的窗口。倘若夏日晴热得久了，百香果的叶子就显得干燥萎顿，看似一个醉酒的人，无精打采的。在这些日子里，母亲就到画室用水舀取自来水，浇灌它，让它的根部保持湿润。百香果渐渐茂盛起来，在次年的四五月间，竟长出了一些果实，不多。

谷雨前的某日，我到慈居看望母亲，见百香果枝叶繁茂，贴墙而蔽，绿意掩隐下的墙斑驳陆离，竟美如一幅油画，便取手机拍下一照。谷雨后，雨水颇多，连日地下，百香果的叶子就比往年更为茂盛，斜枝上横生出细藤，像女子额前烫的刘海，卷着圈儿。果苞也在藤尖打起朵儿，才隔几日，颗粒般的果实渐渐在枝叶上出现了。百香果绽放的花，那种美我难以描写，花蕊是淡淡的鹅黄透绿，看似像豆芽，却又不像。花蕊四



周是丝状的瓣，颜色由紫色变成白到弯曲的瓣尖，甚是清雅。百香果的花，不像柱顶红的花，艳红得叫人心里起腻。也不像六月雪细小的白花，素得于绿白相间的叶上让人感觉不到它的清丽。百香果的花，倒有春雨河畔少女拂柳的妙曼，这样的花，我是舍不得将它从枝上撷取的。百香果的花给我以清雅的感觉，其实果实也给我清雅的感觉。百香果的绿，是清雅的绿，不是碧绿那种，这样就有一种特别的好看。它圆溜溜地垂悬在枝叶下，像元宵夜公园里挂在枝上的小灯笼。

百香果长得大了，使我起了将它摘下

医院里

■金洁

在这个世界上，人皆不愿进医院，但难逃求诊问药。前不久，陪哥哥赴京就诊，亲历手术室外的煎熬等待，也目睹医院里太多令人动容的瞬间，那些画面至今仍在心头挥之不去。

住院部病房里，除了每天下午一小时探视外，其余时间家属是一律不让进的。于是，临近探视点，病房外就挤满黑压压的人群：有人贴着门缝踮脚张望，有人攥着保温桶来回踱步。终于到点，那扇紧闭的大门总算打开，众人如潮水般涌入，快步来到各自亲朋的病房。他们装作云淡风轻地嘘寒问暖，转身却掩不住脸上的担心与凝重。不过，比起手术室和重症监护室，这普通病房的气氛还算相对轻松的。

手术当天早上八点，我们目送哥哥进入三楼手术室后，挪步到四楼的家属等候区。那里有一排排整洁的座椅，有随时可点的茶水和美食，还有一个环境雅致的书吧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这仍注定是个让人坐立不安的地方。不远处有一块手术室宣教栏，却几乎没人关注一旁的二维码，倒是上面那一张张五颜六色的心愿卡特别引人注目，字字句句饱含亲人深切的爱。我精心挑选了一张绿色心形卡片，颤抖着写下：祝亲爱的哥哥手术顺利，好运相伴！虽然因紧张写出的字歪歪扭扭，但我固执地相信，

因着兄妹心连心，这份美好祝愿定能穿透手术室那扇令人望而生畏的大门，带给哥哥幸运和力量。这时，一张黄色的心愿卡掉落下来，我拾起来一看——“祝女儿手术成功，平平安安。”显然，这是手术室外一位母亲或父亲对宝贝女儿最揪心的期待。我把卡片小心翼翼地贴回原处，那一刻，素不相识的我们仿佛因同一份牵挂而心意相通。

等候区最吸引家属注意的当属那块电子显示屏，那里的每一条动态消息都牵动着现场每个人的心。高度近视的我即便坐在第一排座位，也愣是看不清上面的字，于是干脆直接站到显示屏跟前一动不动地盯着看。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，每一秒都像是一个世纪，屏幕上反复滚动着“手术进行中”字样，我的心一次次提到了嗓子眼。为了缓解自己过于紧张的情绪，我想去书吧看看会儿书，当我随手拿起一本《发现你未知的幸福》，却是一个字也读不进去，我不想发现或找寻什么未知的幸福，此刻的我只渴望一个最确定的幸福——哥哥的平安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屏幕上“手术结束”四个字犹如一串胜利的音符，出现在哥哥的名字后面，侄女和侄子的欢呼声，让我瞬间红了眼眶。而后，广播传来接人通知，我们激动地一路小跑过去。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，我们看到的是哥哥带着微笑的脸庞。那一

我们入住的是芦茨村，主打民宿。雨天，非周末，客人不多，吃饭时跟老板娘闲聊。之前她做宾馆的，2016年在芦茨村开始做民宿，现在芦茨村做民宿的有两百多间，竞争厉害。生意难做乎？但老板娘气定神闲，不怕，不怕，这里客源丰富，芦茨村是上海人的后花园，一些退休人员结伴来这里，基本住上个把月，包吃包住每天130元，而且负责接送，生意很火爆呢。而她的优势除了房屋干净，还有烧菜从不偷工减料，这不是虚言，我们每餐鱼肉蔬菜俱全，而且尽量满足我们的偏好。

一天早餐后，为了饭后消食，我们打算去周边走走，老板娘指向对面咫尺之地的马岭古道。前几天她推荐过，只是我们觉得古道破旧，杂草丛生，不以为意。今天她又一次推荐，便偕坡下驴。

缠绕在半山腰的古道竟然携着潺潺溪流蜿蜒而走，乍看一眼，我惊诧了，老板娘不欺我也。回首细读入口标牌简介，浙江省一级古道，路渠并行，全长20多公里，又一次让我惊诧了。古道以老石板、河卵石铺成，一米二左右，比肩的水渠宽度跟古道不相上下，溪水清澈，流水淙淙，斗折蛇行，明灭可见。所经之处，古木参天，竹树夹道，凉意阵阵。一路赞叹一路后悔，人呀，总会被惯性思维左右，如果前几天行动，一定会走完这条古道，还能探秘隐藏于大山深处的芦茨古村、茅坪古村、石舍古村风采。因中午动车回家，走了个把小时便返回。带着悔意回到民宿，抬头辨认古道位置，山上绿树成荫，蒙络繚褰，古道无迹可寻。

世事有时就会失之东隅收之桑榆。虽然严子陵不遇，但遇到独一无二的古道，也算圆满。

在手中把玩的欲念。但是母亲不去摘，为的是那一种自然的果实之美，赏心悦目。母亲时常站在百香果旁看，看日渐长大的果实，脸上充盈着笑意。有时候，母亲指着绿叶丛里，对我说“这里还有一颗大的”。母亲是在静享这些果实的好看呀。前些年，长熟的果实，最后尽数被路过的人摘了，对此，我生出一些愠意。母亲说：“人家喜欢，摘去了就是嘛。有啥好生气的？”听了母亲这话，我感到羞赧，惭愧自己心胸狭隘。

今年果实长得多，我摘了一些尚未成熟的果实，用来煮水果茶。据说喝百香果茶，有助于消化。百香果茶，缺少如苹果茶、鸭梨茶那般香，却有点野草的清气。喝着也无苹果茶、鸭梨茶那样甜，只略微觉得有淡淡的苦味。这于我，却是恰到好处了。就像有人喜欢茶的醇苦，有人喜欢茶的甘淡，有人喜欢白开水的无味。我想找到写百香果的古诗，体会一下诗人心上百香果的寓意，却没有找到。据说百香果是明清时才传入中国的，可能外来物难入诗人的意境吧。

记得前些年，结完果实的百香果，叶子就失了光彩，长势也缓了。入了秋，有些叶子开始枯落，显出曲干斜枝的孤独。季冬后的百香果，新叶开始绿油油地长出来。春天不远了。

刻，我的幸福是如此纯粹而具象化！

手术室对面的重症监护室，更是上演着人间最沉重的守护。白天，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家属，焦灼不安地守候在离监护室不远的大厅里。渴了，从包里掏出矿泉水喝上几口；饿了，随便啃几口面包对付一下；困了，席地而坐打个盹。监护室那扇森严的大门每一次打开或关闭，都像重锤敲击在紧绷的弦上，猛地牵动他们的神经。要是医生或护士出来喊着“某某家属”，他们便一边大声应答一边慌慌张张地跑过去。到了夜晚，不只大厅，就连稍远处的走廊，也都有他们就地睡觉的身影。有蜷缩在躺椅上将就着睡觉的，还有半坐半靠着椅子似睡非睡的。曾问起为何不住酒店，一位皮肤黝黑的大娘无奈地说：“别说酒店，就是最便宜的民宿，一天也得一百多，咬牙省省也就过去了。”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伤感地说：“妻子躺在监护室里还没醒，再难再累我都不忍离开半步。”

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：医院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生命最真的模样。病房外的等待，心愿卡上的祝福，电子屏前的守望，监护室外的不眠夜，都在诉说着同一个真相——人间烟火里，最动人的从来不是波澜壮阔的传奇，而是平凡人在苦难中攥紧的那一点微光。

伯温楼，一池草色万蛙鸣

■林新荣

刘伯温是个传奇人物，他与诸葛亮一样，在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。

这个历史上的青田人，因为地域划分，现在成了文成县人。他的裔孙刘骧，自1402年徙居瓯海区仙岩街道的穗丰村，后裔繁衍2000余人，2011年，还出资建造了一座伯温楼。

当我站在楼前，心里不禁无限感慨：这座高58.86米、占地面积达4200平方米的楼宇，就建在锣儿岛上——此岛四面环水，河道恰逢四水交汇，因而异常宽广。清清的塘河水，倒映着楼阁飞檐，仿佛在天地间悬起一面明镜。

迈进大楼，楼内设有弘道、艺术、民俗、瓷器、村史等多个展馆。

据介绍，伯温楼为比照武汉的黄鹤楼而建：外五层，内九层。登上顶层俯瞰，但见村落河道蜿蜒，稻田一片碧绿，而一场不约而至的夏雨，让我们见识了夏雨的激烈，也恰应了刘基诗中“风驱急雨洒高城，云压轻雷殷地声。雨过不知龙去处，一池草色万蛙鸣”的意境，心中有个疑问，建伯温楼于此处，是刘氏后裔有意为之吗？

下楼后，我到村落探访，想找一本《刘氏家谱》翻一翻，却无果。无奈之下，又返回伯温楼。

据楼内介绍，建文四年（1402）为避靖难之变，刘伯温之孙刘骧，从青田（今文成南田）避难徙居穗丰，推算一下时间，迄今已经六百余年。遥想当年：一家老小趁着夜色，一叶小艇载着典籍家当，顺流而下，孩童抱着祖宗牌位蜷缩在船舱中，窸窣窣窣的声响，犹能可闻，那是一幅怎样仓皇的画面。

回家后，意犹未尽，就到图书馆找了一套《诚意伯文集》，逐一翻看，竟找到了不少田园诗。其中《田家》最是动人：“野老柳阴下，牧童牛背歌。相逢不相识，自说住山阿。”寥寥数语，竟与少年时遇见的放牛老叟形象神似。又见《夜坐》：“江城阴气凝，积雨春凄冷。芳草忽复青，东风与吹醒。汀洲水云澹，林薄烟火迥。坐待月轮出，前溪柔橈静。”一幅江南水乡模样。

——恍惚又觉得这就是伯温楼前四水汇流的写照。

捡鸭蛋

■孔令周

过去生活在农村的小孩儿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上树掏鸟窝，下河捞河蚌，玩的活儿多，无疑是开心的。特别是夏天，村子里环绕的河流，绿云蓊郁的竹林，是我们避暑的“乐园”，一天到晚，可以乐此不疲。

今几个说的是捡鸭蛋的事。那时候，鸡蛋、鸭蛋可是“滋补品”，有些人家舍不得吃，攒足了，就拿去卖，换几个零钱，贴补家用。偏偏那鸡也吝啬得很，你天天守着鸡窝，就是不见蛋，有些母鸡还“抱窝”了，母性大发，只是蹲窝不下蛋。但农村人自有“土方法”，就在鸡屁股后面用小木棍拴上一布条做的“小旗”，让母鸡整天举着一面“小旗”跑来跑去，让它觉得后面一直有东西在追它，它就不停地跑。那鸡也会害臊的，它一跑进鸡的队伍里，鸡们一看“异类”来了，经常一哄而散，过段时间，母鸡也就正常下蛋了。

相比鸡，鸭子就有点“流浪”，不大服从管理。鸭子喜欢水，喜欢河流，我们在河里泅水的时候，它们还会与我们抢地盘。它们大摇大摆在河面上划水，或潜水抓鱼，或仰着脖子“嘎嘎”，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“小屁孩”放在眼里。你去赶它们的时候，有几只凶的，还扑棱着翅膀，飞过来要啄你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你给它们圈好了一处归家的“棚舍”，它们可是早出晚归，勤劳得很，白天连个影子都不见，所以，生的鸭蛋，也就不一定在“棚舍”里了。这给了我们小孩儿机会，也就有了一项乐此不疲的趣事——捡鸭蛋。因为捡过来的鸭蛋也不知道是哪只鸭子生的，是谁家的鸭子，所以也就没人追究，而对于我们小孩来说，无疑是重大的奖赏。大人们也比较开明，虽然平时家教很严，拾金不昧都是强调的，但对于这种“流浪鸭蛋”，也就默许成一件乐事了，如果没有捡回来，也大凡成为蛇或者昆虫的美食。

我经常去察看的地方，是竹园东边的一块尖角。那是竹园突出的三角区域，桐桥的水汤汤而过，水边有几棵桉树站成天然屏障，里面就是密密的竹林，平时少有人涉足。那天，我在河里



刘基其实与瑞安人交往颇多，他的文集里赠送高则诚的诗就有8首之多。如《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》，其四曰：“人言从军恶，我言从军好。用兵非圣意，伐罪乃天讨。运筹中坚内，决胜千里道。”只是不知这个“军”，指的是哪个军？

他还有《次韵高则诚雨中三首》，对故友进行了鼓励。但我觉得，以网络中找到的《赠高则诚归田》最见风骨：“解组归来理故书，山中多是白云居。莫嫌野老知君少，曾读先生《琵琶》初。”诗中既有对《琵琶记》的赞誉，又暗藏归隐田园的期许。可历史总是遗憾的，我们既找不到高则诚的原诗，也找不到他的回赠。可叹啊，空谷回音，遥不可闻。

我们站在伯温楼上，四下视野开阔，我们的感慨也是宏大的：到底是刘伯温的伟大，造就了这些后裔的强大，还是后裔的强大，重现了六百年前祖先的荣光！

如今的伯温楼，已成为新的塘河八景之一，从它高耸云天，傲视八方，气宇轩昂的气质来看，它是当得起此说的。这座用族谱砖石砌就的乡土文化地标，既是血脉的图腾，也是古老文化的一种精神。

每当暮色四合，楼体灯光次第亮起，九重飞檐化作金色琴弦，弹奏着瓯江潮涌的千年韵律。



泡累了，没有按照往常惯例，从河埠头上岸到大路，临时起意攀住那几棵桉树，进了竹园。就在我踩着满地的落叶，拨弄开横七竖八的竹枝，一低头，我的眼睛一下子定住了。你猜，我看到了什么？一个浅绿色的鸭蛋静静地躺在“窝”里。这个“窝”选得可真好，紧靠着河边的“坎”，鸭子从河里可以毫不费力地跳上来，“坎”挡住了东面的来风，前面又有竹林的掩护，鸭子蹲在树叶与野草垒成的松软“窝”里，想生蛋就生蛋，可以说毫受干扰。

自从尝到了甜头之后，我就隔三岔五到那方“宝地”逡巡一番，总是有一些收获，有时候还不止一个。听大人说，鸭子选定地方生蛋后，一段时间不会挪窝，除非它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了。我越发小心翼翼，一方面怕其他小伙伴发现，一方面也怕撞到鸭子，吓跑它。

因为时不时有鸭蛋收获，我的伙食也有了一些改善，那段日子，我的心像乐开了花一样。对于儿童来讲，还有什么比期待成真的幸福更美的呢？

但是好景不长，我最后一次蹑手蹑脚过去的时候，与正蹲窝的鸭子撞了个“面对面”，鸭子连续发出几声尖锐“嘎嘎”抗议的声音，毫不犹豫地起身，从“坎”上一跃而下了，徒留下还有余温的“窝”和几缕羽毛。

现在想来，童年时捡鸭蛋的趣事，和长大了中奖、中彩票等所带来的快乐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那种期待与渴盼的实现，但对于儿童世界，诸多快乐，哪比得上这份纯粹呢？